反對國軍增兵聲中 共軍五萬增援東北 豫境共軍亦調動頻繁

【石家莊十三日中央社電】共軍太行軍區劉伯承部約五萬餘人，近在□□一帶集中，準備開往東北。

【石家莊十三日中央社電】（一）共軍最近由西北與東三十五團，第十六團，新五團等，分在石家莊……（二）……共軍約千餘人……（三）共軍約二十餘人……

【天津十三日中央社電】津浦路北段靜海車站，……

【太原十三日中央社電】十日晚共軍……

【太原十二日中央社電】……

陸軍總部工作情形 何應欽在紀念週報告

【南京十三日中央社電】中樞紀念週，……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報告，大意如下：

第一，日軍之降……

一、「承……命令，……」

二、「……」

三、「……」

四、「……」

湘桂·湘黔鐵路 分期趕修完成 一二期工程已開始修築

【桂林十三日中央社電】湘桂湘黔鐵路工程局長……，……第二期……柳大段，……

社論

由法越會議失敗談到中法關係

據河內十二日電傳：「法越在茶叨舉行之預備會議，已於十一日閉幕。在會議中，經二十餘日之討論，法越雙方意見，始終未獲完全之協議。法越關係，如越南的外交問題，越南的幣制，及越南的貿易，及越南學校使用法文等，均未獲結果。雙方代表以意見距離法接近。繼續開會，亦不能解決。故即於十日草草閉幕。」（見昨日本報）由於這一個消息，我們知道經過二個多月的法越商談，直至現在為止，尚沒有寫下一個合理的結論。

在法越商談的過程中，曾於三月六日簽訂了一個初步協定，在這個協定的要點，為：法國承認越南為一個自由國家，有組織政府、議院、軍隊之權……

國大準備會議 昨舉行休會式

休會期間事務由幹事會負責 代表三百十餘人已遷出招待處

【南京十三日中央社電】國大準備會議，……

西姆拉會議轉趨惡劣 流血慘劇可能重演

警察廳業已採取戒嚴措施

商救世界饑荒

美正發動全國救濟運動

麥理遜抵美

公教人員加薪 立法院通過辦法

【南京十三日中央社電】……

說明

辦法

說明

說明

伊亞談判破裂 內戰危機嚴重

政府已陳兵亞省邊界 亞省下令國民軍備戰

【倫敦十二日中央社專電】……

聯總遠東委會會議 決在我首都舉行

下月七日即可開幕 蔣署長昨正式宣佈

日人要求獲得糧食 示威羣衆擁入皇宮

此舉寫下日歷史新頁

【東京十三日中央社專電】……

各地物價

【南京十三日中央社電】各地金鈔價格，今均……

（一）南京金價……

（二）北平……

（三）天津……

四外長會議之成敗 本週內可見分曉

阿反對意國保持昔日屬地

【倫敦十二日中央社電】……

川米運鄂

已有一部抵漢

為日戰犯狡辯 東條辯護律師清瀨

謂僞佔東北不屬太平洋戰罪 「滿洲事件」曾得蘇聯默許

【東京十三日中央社專電】……

美艦數艘 由滬抵青

【青島十三日中央社電】……

王主席招待記者 報告勘災經過

災區人民掙扎在飢餓綫上

【本報訊】湘主席王東原十三日下午四時，在省府茶會，招待本市新聞界，報告湘南勘災經過，救濟分署余署長，姚副署長，社會處劉處長，亦應邀參加，到各報社通訊社記者二十餘人，首由王氏報告如下：

本人此次回到湖南，剛才一個星期，應該處理的事，未及處理，應接見的人都未接見，就是關於省城，最嚴重的災害，不得不分別緩急輕重，我們所謂「安定民生，以救災爲第一」，形成「重心政治」，朝着最困難的方向前進，所以，即於本月六日早上出發往湘南一帶巡視，實地勘察災情，計費時七日，歷經衡山，衡陽，耒陽，零陵，邵陽五縣市，并至耒陽邊境，所行約一千公里，沿途訪問饑荒，在一百歲以上，來見一些老百姓有飯吃，他們碗裏盛的是草，鍋裏煮的也是草。……湖南多在換饑吃草，人家是不會相信的，……此次親身走了一次，才證實……災區，完全靠草充饑，他們也沒有耕牛，就用人來代替犂田，前面四個人拖，後面一個人推，有的前面只有一個人，可憐因爲人力不夠，各村之間，於是實行助耕，相互爲牛，但在這種困難情況之下，他們仍孜孜不輟，……兒女多食指衆的人家，多賣孩子換糧食，有一家一個孩子，賣了四萬元，可憐僅買不到一石米，……無孩子可賣的，……已。……誰也不信人間有這樣的慘象。

省府決負責策動

政治救災社會救災

官吏要爲民救命勤政愛民

人民要激發同情救人自救

還都頌

本報特派員　謝魯

一、還都前夕的幾個大鏡頭

二、莊嚴的大典

三、盛況空前的慶祝大會

湘救署訂定辦法

舉辦小本貸款

長市定額一千五百萬元

青年團湖南支團部

全代大會圓滿閉幕

選舉幹監結果，同時宣佈

省黨部

昨舉行紀念週

王指導員訓詞

加強團結實現三民主義

動員同志協助救災運動

消滅蟲蟲病菌

湘救署配發DDT

着重交通據點及難民住所

國民出版社

前日組織成立

一暢暫日決定

星沙散記

平江請賑

本市行情

國民公園

新九九期

長短之間

金刀

人有長短，這不僅為形式的。

因為人有長短，所以人都喜歡拿長論短。一談，世界上就多了許多事，所人與人之間也如寄居生隔膜。所以「好議論人長短」便成了古人相戒的「規條」。「三緘其口學金人」，這就被稱為一種無實的：「美德」了。本來，歷史上儘了好肩背長短的人不少殺身的實例，於是，世故點的人都邪噤自己嘴唇子！

但作一人的心理又總是愛長而惡短的，即使是有瘋狂衷的自尊心的日本人，也并不見得以自己民族的矮個子為榮幸。因此，你假如向任何一個身材短小的人開始誇耀說誇贊長子，實在有幾分犯諱。雖然對方也許會打起滿不在乎的表情。

據說：人大概都不免有幾分愛奉承。希望人家恭維自己的長處，却不大願意聽人家說自己的所短。統治階級的帝王之流，與其願至一樣的容人公開直諫，承認自己的短處的究竟是少數。左傳上說過：「並短纖長，不如從長」的話。這無異說這個時的人也不免對於長的有點偏愛。「有長可取不虛生」因此古人在不論人長短之餘，又屑矛地舉舉以「捨短取長」為訓了，一有取捨，問題就多了。

本來，說實在話了不平衡，才生出對比。就是有對比，偏偏長的也就愈顯其長，短的也就愈顯其短了。所以在大人國裏一看見矮子，我想一定會奇怪，甚而會擬其為非人。而小人國忽一旦發現了長人，無怪會驚訝其為怪物！但在我們一切本乎「中庸」之邦的人看來，過長與過短，似乎皆非所宜，這類人常不免有一概置之動物園中，供人好奇觀賞的危險。——長沙的動物園中，過去就有過例子的。

長短與善惡一樣原都是相對的，往往誇恃自己之所長，其實正是暴了所短。拿破崙希特勒之流便失之於此。反之，能勇於去短的人倒出是其所長了。而「成功」常與之為朋。除非像老子所理想的無為的國度裏的國民也許沒有這比較。但老子本人也還在想「切長補短」的「損有餘補不足」呢：究竟人類總還是在不斷的尋找「平衡」，不平衡

也許就是這種原因所以「太平」「和平」都是人人喜歡的名字。但人又偏要在和平上加一個「永久」字樣。「久」在時間上仍是處於長的。當然具有明長的代表了真理，那真理總是長的。「人還是愛長」，這就是我要所謂「邏輯」！

「鄉下人有句俗話：「奶子長，就是娘」，鋒是乎長短之間，長見矣！

花園

（原載蘇聯「小火花」一九四五年第五期）

M·沙特柯維契作　薛牲生譯

好多年，桑樹沒有像一九四五年這可紀念的豐收了，由於葉實的沉重，樹木彎下自己的枝幹直向地面，金黃色的阿爾泰地區移後了地平線，湖泊的岸側及港汊內，由於大量的游魚，平靜的水沸騰了起來，潮濕的寒氣內充滿了被不致使過土地改良者和沼澤花婚者所驅迫而實在搖其的水鳥的歡樂聲。

土地慷慨地對自願勤快樂的人們的勞動實行報酬，怎樣能够看得出：老遠從土地上會移動着好發的榮譽化的[illegible]！……

我國人老訊圖切白俄羅斯的土地上行走着，我們的民力充是，他們使壞了破壞了我們的一切的森林，砂州，丘陵，河川結出了掉邊。

★　★　×

大我站在很遠的場裏，在路的堤上，抢着我們的戰壕坑。

我們等待着那時刻破口地衝鋒的時形式與來的區域，但是靠近西邊的土地仍然舖滿一株株的樹林，變成了黑色及碎片的樹幹，從前它曾經被發佈做綺麗的多葉園⋯⋯

⋯⋯滿葉樹被强力的波浪的爆炸聲阻近了我們當時的攻擊，我們凝視：怎樣它的玫瑰色的葉實被砂礫塊掩蓋着

⋯⋯子發發出花色，播出了第一起，土地顫慄着，每一炸來，集體農場的花園的樹木都響着被掉下了許多果子，彷彿一陣粗野的孩子在奔跑。

當得一次，我上孤立着一棵子命的丘陵後，爆炸嚮入我們的壕坑之起來，蘋果異常敏銳的跌落了黃色的，嫩白色的，綠色的，玫瑰色的，它們填滿了一切的坑壕的底，我們在坑壕內面伸着。不僅顛地踐踏着它們。

借了有一個河斯共亞，年青隊長的戰士，雖與衆不同的關懷着愛撫他花園，不注意地轟炸，再他辣碎爆，躲放出去，我們逃進坑壕的角隅。等待着信號。驚奇地留住河斯共亞的目前，似乎毫無意識的工作，一切毀滅了，枯萎了，花園死亡了，然而河斯共亞希望着來一點：他的正確地切的移動，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不久，喚醒了殺於房屋，不久前的和平的勞動，放棄了的農業的回憶。

「你，孔士祖丁，你讀遠過園丁的嗎？」中年戰士馬卡夫經他休从時問道。

「不——河斯共亞悄悄地從去了反響：——我沒着幹過園丁：——我夢想着，終成夢想着，並不會實現。」

「怎末來會實現——」

馬卡洛夫詫異了：——「一個人夢想什麼，就必須達到自己的！」

然而我暫且還未曾想到，——「河斯共亞喊口氣，停止工作。除了下來，——由於人類的愚蠢的夢想，我幾乎得放棄自己，詳細告訴你罷則一切詳細過去了……」

「有興趣……」

「從小的我便酷愛參與的花園，——河斯共亞開始敘述，幾幾乎的開了……

學習：——你會相供納，建設唔好似如此地挖掘了我，使得我甚至打算去偷竊蘋果了。孩子互相傳呼、談天、晉見，我則躲落自己的事：我不能够以抓手的身分溜入花園，由於一種得行為，我終於見意的制度了一切，常擾，我自己沒有去偷竊，沒有真正的菜園，我明地，是個個農民家庭，父親沈浪於陌生人之間直至十七歲……自己久，地無法獨立經營，而我則向花園伸出四肢，夢想着，

（未完）

葉潤屋

譚培普

在小學讀書的時候，照例，每天早晨我經過對門葉桑鄉葉家鋪子一響，便爬了起來，背起書包，趕到學校去上早操，每次先到，天天都是我早到第一，因此很能得到老師的歡心，此在那時候起來，我很感謝對門葉桑鄉那位名的葉潤屋的，每天照例非常早，就拿起他的鉗，「一嘀嘀……」的給我報曉。

後來我進了中學，在家裏的日子很少，把得三年以前，我第一次畢業回到家裏，看看故鄉的景象，的確變換了許多，鋪裏的一些先生告訴我：「對門銀鋪葉潤屋真好命嗎，他成了保長哩！」我對他們說：「呵！呵！」的應着。

我家裏底住得一個

假期，便又回到學校到前年又回到了家裏，和上次一樣，鋪裏的先生們又告訴我：「葉潤屋又升了一級，做了鄉公所的理事長！」這次我却不像上次那樣簡單

河邊

獨自徘徊在河水之濱，雨止了，天空已出現朗的光，[illegible]

迎着晚風。

我知道那香的……，飽一定在探望白雲，我彷彿看到了……我禁不住對蘋的……，我彷彿聽到了……我用低微的……抽不盡的離情……氣裏，我覩了我們……

星沙雜詠

溪邊晚步

彭靖

晚來風透薄衣寒，行盡清溪大小灣；人影半依鷗影立，天心全向水心看；幾株柳鎖雲烟淡，十里蹊容步伐寬；最是畫師難畫處，萬山倒碧起波瀾！

搖鞭不許馬蹄忙，忘却東陵路短長；風月一溪鷗鷺分，波濤萬頃水心腸；孤帆白貼遙天薄，細草青鋪兩岸香；大地百年無定態，江湖何用問興亡？

播種者

丁白

潑躍在春天的原野裏的，除了花香鳥語以外，最美麗的，要算是被夕陽拖長了身影的播種者。

春天的土地，在和暖的氣溫下翻過了身，天真地赤裸着黑暴的大肚……

有過度的歡笑，也沒有不必要的悲哀和悲哀，在溫發關跳的季節裏，他們以特具的莊嚴，撒下了無數顆希冀的種籽。

一个晴天，在風雨中笠，播種者，赤着脚，低頭着背的一行行，一列列，把種子撒播在原野裏，山坡上，有時也撒撒在荒瘠的砂石裏，撒下了種子，就撒下了他們的心，也就捨好了他們的美麗憧憬的遠景，在工作中，他們熱情地期待着將來的鮮花和結果，是那麼美麗，是那麼碩大……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播種者終身的旨諭，是不接沒用的批子和雜事。——只要他不是一個瘋狂者的話！

播種者，沒有創造生命的能力，但他却是引出生命，助產士的實踐，他沒有能給生物的性格與資格的權，却讓那他的增長發展……

[illegible]

四月二十七日於古宿。

[illegible]